

## 編後語

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打破每期一篇格局，共有四篇文章圍繞未來全球文化衝突問題展開討論。除亨廷頓最近引起軒然大波的長文的中文本外，還有金觀濤、劉小楓、陳方正等從三個不同角度，對該文進行討論和反駁。這場討論的實質仍然是現代化與多元文化的關係問題。

本期多篇文章與上述問題有關：李歐梵、謝泳分別對有影響力的大眾媒體《申報》、《觀察》做了個案分析；唐小兵評介哈維新著《後現代狀況》，企圖揭示傳統、現代與後現代文化在變遷中的特徵；雷頤評介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一書，指出研究中國近現代農村基層社會組織，是了解中國社會轉型的關鍵；至於深入農村做調查研究的錢杭，卻不同意一般觀點：他認為，當前農村家族組織的復興對現代化未必是負面影響，它也許有助於民間社會在農村基層的形成。劉康有關中國文學評論的文章，實際上涉及到如何評價十年思想解放運動的問題。許紀霖對陳平原一文（總17期）的回應，則繼續討論現代化過程中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關係及相對位置的變化。王家英同意上一期卞悟對當前中國改革模式的批評，但在原始資本積累等問題上，提出不同意見。本期「景觀」欄中高行健勾劃了著名畫家趙無極探索融合中西文化的繪畫過程中的藝術追求。而李逆熵則介紹了古人類學家研究現代智人起源的最新進展，及由此觸發的爭論。

眾所周知，法國大革命是近代社會變遷中一個重要轉折，可以說，不了解法國大革命，就無法理解當今的世界和文化。今年恰好是恐怖的「1793」二百周年祭，本期高毅的文章，討論法國大革命中道德烏托邦主義和專制主義的聯繫，不免使我們聯想起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類似現象。朱學勤則探討直接影響法國大革命的盧梭政治哲學，指出盧梭民主理念的基礎——「公共意志」與政治權力之間的關係——從一開始就存在重大問題，由此導致現實中的恐怖主義和專制主義。

最後，我們非常高興地向各位報告，活躍於中國理論界的劉小楓博士，最近應邀來港出任本所新成立的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並擔任本刊執行編委，我們增添了一份新生力量。